

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

李金玲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评判良善政治生活的基本条件之一，实现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矢志不渝追求的重要理念。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生命并不断开拓创新人民民主发展方案。《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明确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发展重大问题的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体现了全人类对民主的共同追求，勾勒出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图景。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探索了新的路径

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创造的两大政治文明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新时代的伟大政治创造，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探索了崭新路径。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类民主事业新路径的开拓需将其置于与西方民主模式的对比之中，以此系统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之维与显著优势。

第一，理论之维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创新。在理论表达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对西方民主理论的超越。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着眼于实行多党制和竞

争性选举，而不在于人民当家作主。美国学者约瑟夫·熊彼特将民主体义为“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塞缪尔·亨廷顿也指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其中的问题在于以选举界定民主造成了民主含义理解上的狭隘化，这也成为导致在实践中重选票轻民生、重选票数量轻选举质量的理论诱因。全过程人民民主精准聚焦人民民主的“人民性”和“全过程性”这两个核心属性，实现民主在过程与结果、价值与形式上的有机统一，强调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突破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对民主的狭隘定义，否定了“民主等于选举”的流行观点，廓清了西式民主理论迷思，实现了对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超越。

在话语表达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消解了西方民主话语霸权。话语是理论的呈现形式和载体。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起源于西方，这种民主政治的首创性也带来了民主话语体系建构的首创性，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社会发展先发优势，长期垄断民主的国际话语表达权和解释权。新时代以来，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于民主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话语创新，跳出了民主的西方话语中心论，打破了“民主化=西方化”的认识禁锢和话语霸权，极大丰富了世界民主政治话语体系，实现了对西方民主政治话语体系的突围。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话语的生动范例，已

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显著标识,成为讲好中国民主故事的时代声音。

第二,模式之维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创新。从本意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首先针对的是“非全过程民主”或“单过程选民民主”,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主要体现在选举环节上,尽管西方不断完善自身民主理论与模式,但作为资本逻辑支配下的选举民主本身就具有难以克服的先天弊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深刻揭露了西方选举民主被视为“一次性消费式民主”的深层原因,即仅以选举体现其民主而忽略整个过程的民主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以鲜明的持续性、协同性、全过程性特征实现了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超越,使人民民主在时间和空间中均形成了完整的闭环结构。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的民主。从民主程序上看,西方民主更强调选举的重要性,将民主窄化为选举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则兼顾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民主全链条,避免了只注重、强调、依托民主选举过程,强调民主运行环节的衔接性和民主规范程序的完整性,实现了民主在程序上的延伸。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前后贯通、环环相扣、有序衔接,确保人民的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得以有效落实。全链条民主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完整意义,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问津的现象,实现了对只注重选举民主的片面民主论的有力纠偏。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方位的民主。从实现方式上看,西方民主更侧重于程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设计上凸显全方位,不仅打通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之间的壁垒,还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避免了出现西方资本主义的有限民主现象,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民主实践的空间,创造了真实有效的民主形式。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覆盖的民主。从覆盖范围

上看,一是权利主体广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是建基于人民本位的逻辑起点之上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民主,民主权利主体广泛。西方民主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是建立于资产阶级个人本位基础之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少数民主,而非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多数民主。二是权利领域广泛。全过程人民民主覆盖国家治理的各环节和各方面,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旨在保障和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西方民主更突出政治领域的民主,缺乏经济民主、社会民主等实质性内容。全覆盖的民主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集成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更有利于凝聚起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的集体智慧和强大合力。

第三,制度之维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创新。不论是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都离不开真实有效的制度载体作为依托。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完整的制度体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国家治理体系奠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民主正确的发展方向,通过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规避了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因党派利益争端造成的社会撕裂和效率低下等弊端。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更广泛集中民意和民智,能够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通过法律程序转变为国家法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基石。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体现中国的国家根本性质,民主和专政都是为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凝聚起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极大调动了各族人民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中华民族伟大荣光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增强了基层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培养了基层群众的民主习惯,充分彰显了中国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可见,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一套由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制度组成的民主制度程序,各项制度纵横结合、协同联动,最大限度保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序运行和平稳推进,且各项制度有效运行发挥强大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避免了资产阶级代议机关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弊端。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化了对民主多元模式的认识

民主是多样的,实现民主也有多种方式。全过程人民民主生长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中,熔铸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这一民主实践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形式,以全面发展协商民主为重要形式,以基层民主为重要体现,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凝聚政治共识,促进合作治理,使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14亿多中国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有效解决了“超大规模民主难题”。实践充分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人民民主方案,深刻说明了民主模式是多元的,“实现民主政治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深刻印证了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民主政治实现形式,是由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经济社会制度等决定的。

一方面,从民主形态的独特性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植根中国国情生长出的人类民主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尊重多数人意志的一般民主特征,也有基于中国独特国情基础之上的主体、范围、机构、程序、结果等民主特性。在民主主体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主体是人民而非西方民主中的选民。在民主范围上,与西方民主以政治领域为主要范围不同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范围在横向上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各个领域,在纵向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通于国家和社会不同层级中,实现了民主范

围的全覆盖。在依托机构上,与西方民主以立法机构为依托不同,中国民主机构涉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全方位。在民主程序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而非仅存在于民主选举环节。在民主结果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注重将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相结合,而非仅有程序上的民主。进一步来讲,中国在选择民主发展形态时,注重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抄照搬他国的民主模式,中国在实践民主发展形态时,善于听取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证明了人类政治发展模式的多元性和多样化。相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把“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作为民主政治的唯一形式,向全世界尤其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极力推广复制,同时部分国家也在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结果是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国家或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等,这证明脱离本国实际的输入性民主方案必然导致民主制度的水土不服、弊病丛生,甚至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的确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但绝不是民主的唯一和全部。民主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所蕴含的普遍性,不是西方民主形式的普遍性,而是民主这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本身所体现的人类自我解放的普遍性。

另一方面,从衡量标准的多样化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丰富民主衡量标准提供了有力注脚。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更不存在衡量民主制度唯一的衡量标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尊”。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发展样态,而非脱离于中国发展实际的抽象概念。全球公关巨头爱德曼发布的《2025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继续全球领先,对

未来的整体乐观程度也稳居全球第一。从上述民调来看,中国民主在人民心中得到较高支持,全过程人民民主效能得以充分释放并反馈良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效能证明,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的衡量标准掌握在该国广大人民群众手中,而非由外部少数国家或势力来评判。“长期以来,民主本义被少数国家异化歪曲,‘一人一票’、政党竞争等西方选举制度被包装成民主的唯一标准。”正如前文所言,西方在民主上具有历史首创性,但其本质却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必然,西方民主只是实现这种历史必然性的第一种表现形式,而绝不是唯一的形式。各个国家的民主发展方式成长于各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正是因为民主道路不同、民主形态各异,因此判断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标准也应多元多样,如果仅用单一尺度来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民主衡量标准的多样化不意味着民主的评判没有客观依据,民主是否有效解决了该国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始终是判断民主程度的关键要素。在这一意义上说,全过程人民民主无意于像西方自由民主那样为其他国家提供一个标准的民主发展“测量样本”,而是赋予各国以总体性原则启发下充分的探索空间,启发人们重新开启对于“何谓民主”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思考。

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存在样态和评价标准的视角深化了对民主多元模式的认知,有力推动了人类民主事业发展进步,更为实现民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多元样本。中国在奋力探索本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同时,始终注重观照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大视野、大逻辑、大趋势,注重加强文明间交流互鉴,始终秉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原则,与世界向往民主文明的各国一道探索民主真谛,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利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民主在一国内体现为人民当家作主,在国家间则体现为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在本国内积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国际范围内,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平等、协商、合作、人民等理

念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的立场、观点和主张,已被广泛应用于处理国际事务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建设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民主化新型国际关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深刻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对政治关系文明的独特贡献。

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平等”理念,为坚守国际公平正义坚固思想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贯彻执行的全过程中均体现着平等理念。在民主权利主体上具有平等性,不同阶层、种族、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都是民主权利的主体,具有主体上的平等性。在民主权利类型上具有平等性,人民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各个环节平等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提案权、监督权等。在民主权利领域上具有平等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推进也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人民依法享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平等的民主权利。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平等理念对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一贯主张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各国不论疆域大小、国力强弱、经济贫富均一律平等,国与国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别,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关系中需充分尊重各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充分尊重各国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尤其是在大国与小国的相处中,要平等相待,坚持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任何独善其身、一家独大、赢者通吃的想法和做法都不符合时代潮流。

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协商”理念,为构建互商互谅的国际关系提供思想启迪。以“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为思想内核的民主协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协商民主在形式上广泛多样,人民群众通过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评估、咨询、网络、民意调查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就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以及事关自身利益的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实施中广泛开展协商。协商民主在体系上不断健全,我国的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协商渠道不断完善健全。协商民主拓宽

了民主渠道、丰富了民主形式,广泛凝聚了社会共识,有助于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民主协商体现出平等协商、有序协商和真诚协商的协商理念,为国际关系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提供了思想启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应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和冷战对抗思维,以平等协商化解分歧、以友好对话解决争端,以平等协商、有序协商和真诚协商为原则处理问题,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目标,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开展互利合作,形成最大范围政治共识,进而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起互商互谅的良好伙伴关系。

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合作”理念,为国际关系实现合作共赢注入思想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人民民主的共同旗帜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合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其中蕴含着的合作理念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内核。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合作理念对推进国际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就是合作理念的深刻彰显,对于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挥了显著作用。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首次提出的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在为沿岸等相关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同时,“为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积极贡献,开辟了人类共同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与相关国家共同探索、开创性设立诸多合作机制,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开展对话合作、参与全球治

理提供共商合作平台。在多边合作方面,“中外合作伙伴发起成立了20余个专业领域多边对话合作机制,涵盖铁路、港口、能源、金融、税收、环保、减灾、智库、媒体等领域,参与成员数量持续提升”。在新领域合作方面,共建国家在卫生健康合作、绿色低碳发展合作、科技创新合作、“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旨在通过合作共赢、合作共担、合作共治不断拓展共建国家的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进而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

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人民”理念,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价值旨归提供理论支撑。人民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国家和地方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充分体现民意,从各领域、各层次、各环节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激发人民热情、吸纳人民智慧、凝聚人民共识、保障人民利益,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理念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本质内核,人民理念为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厚实了理论基础和理念根基。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与共建国家着力打造接地气、聚人心的民生工程,不断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充分维护和保障人民利益,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人民理念成为中国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和主要原则,对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意义重大。

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中国在国内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对平等、协商、合作、人民等理念的理解自然延伸至外交领域,为世界范围内民主道路的探索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